



我已经死了。

但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。

我已经没有名字。

我的名字可能是以“R”开头；

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……

温暖躯壳

[美] 艾萨克·马里昂◎著 白小洋◎译

「长篇小说」
WARM
BODIES
温暖躯壳

[美] 白小洋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暖躯壳/(美) 马里昂 (Marion, I.) 著; 白小洋
译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0.12
ISBN 978-7-214-06710-4

I. ①温… II. ①马… ②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8707号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10-2010-330

WARM BODIES © 2011 by Isaac Marion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Isaac Marion c/o Regel
Literary Inc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Jiangsu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温暖躯壳
著 者 [美] 艾萨克·马里昂
译 者 白小洋
责任编辑 蒋卫国
特约编辑 秦蕊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8
字 数 178千字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6710-4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在唯美里遇见惊奇

一个僵尸竟然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爱情走向，一场爱情足以令全人类狂欢。这就是著名导演乔纳森·莱文选择将《温暖躯壳》搬上银幕以引起全球震惊的原因。《暮光之城》作者斯蒂芬妮·梅尔在看完这部小说后也如此感叹：“我从未想过我会如此狂热地喜欢一个僵尸！”

一副躯壳倘若没有恰当的温度，那只是一具行尸走肉。R就是这样一副躯壳。

他没有姓名，没有记忆，没有感情冲动。然而，R又与传说中的僵尸不同——他居然有梦想。在一片城市废墟里，R遇见了一个名叫茉莉的女孩。她的热情就像灰暗世界中一抹亮丽的色彩，点燃了R久藏心底的梦想。

缺少记忆与感情的僵尸，注定不会获得新生。不同的是，勇于实践梦想的R，却用自己的独特经历向人类证明：复活不再是梦想，而是终有一天的现实！

当世界被建立在死亡和惊悚之上，当生命总是处于恐慌之中，

我们是否想过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？当生命的激情褪尽，当鲜活的世界趋于沉默，我们又是否了解这意味着什么？当我们逐渐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紧紧裹胁而生存时，我们又该怎样应对？

R的复活之路，虽然充满坎坷、遍布荆棘，但他却将自己坚定的生存信念带给我们：

尽管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，但至少我们在行动。我们不会让地球变成一座在太空里旋转的巨大的坟墓。我们要从墓地里重生，我们要对抗诅咒、打破诅咒。我们会哭，会流血；我们有欲望，有爱。我们会治愈死亡，我们就是治愈一切的药方，因为我们还心存希望。

一次R从未体验过的经历，带领我们进入一段铭刻着痛苦、快乐、悲伤、憎恨、希望的旅程，那里更记录着存在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每一滴思想。尽管身处险境，但越往前走，我们的恐惧却在逐渐消退。因此，于我们而言，这同样是一次全新而深刻的体验。

正如《暮光之城》的作者斯蒂芬妮·梅尔所说，这部小说“开创了最令人惊诧的前所未有的浪漫先河，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僵尸的观念”。仅这一句充满力量的盛赞，就足以带给读者进入本书的动力。

此书献给我认识的那些领养的孩子，
他们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啊，吉尔伽美什，你已经知道，
是什么让我痴迷，
那就是，饮下不老泉之水。
它可以让死去的人从坟墓里重生，
让囚犯走出牢狱，
让犯戒者洗去罪恶。
我想爱之吻能让我们的凡心消损。
这是走向永生的唯一途径，
生命将无法承受，
若此生褪色的希望之花陨灭，
我们只能痛哭着，
用沉重的双手与逝去的希望挥别。

—— 赫尔伯特·马森

《吉尔伽美什：一首叙事诗》

“.....”

—— 《吉尔伽美什史诗》第二泥板

147, 153, 154, 278, 279 行

Part One 缺失

我想世界大概已经终结了。当我们漫游穿过城市时，发现城市像我们一样破败不堪：建筑都已经倒塌；生锈的汽车横七竖八，堵塞了街道；大多数玻璃已经粉碎。风从空荡荡的高层建筑吹过，发出凄凉的呜咽声——凄惨如行将就木的动物的呻吟。

我已经死了。但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对此我已能泰然处之。我很抱歉不能做个常规的自我介绍。我已经没有名字了，我们几乎都没有名字。就像丢车钥匙一样，我们也丢掉了我们的名字；就像忘记周年纪念一样不再记得。我的名字可能是以“R”开头的，但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我活着时总是忘记别人的名字。我的朋友 M 说，对僵尸来说，任何事情都是有趣的，但他们却不能笑，因为他们的嘴唇都已经腐化了。这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
我们长得说不上好看，但我的情况要好些。我的躯体还处在腐烂的早期，我只是皮肤苍白，身上有难闻的气味，眼睛下面有黑眼圈。人们看到我会误以为我是活人，只是需要休假而已。我穿着黑色休闲裤、灰衬衫，打着红领带。从这一身得体的穿着来判断，我生前可能是个商人、银行家、经纪人或者临时工。M 有时会取笑我。他指着我的领带，想笑，但只是从肚子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M 穿着一件乞丐装和一件浅白色 T 恤。那件 T 恤已经很脏了，他当初应该选一件深色的。

我们喜欢拿自己的衣服开玩笑，并且猜测我们之前究竟是谁，这些衣服是我们仅有的线索。有些人的着装很随意，不像我穿的这么明显。他们穿着短裤、毛衣、便裤，所以我们也只是随便猜猜。

你或许曾经是个服务员，或许是个学生。但你能听到客人召唤的铃声或校园里的铃声吗？

永远不会。

据我所知，没有僵尸还清晰地记得什么。我们的记忆只是对一个远去的世界的模糊、片断的印象。这些微弱的印象如同幻肢一样挥之不去。我们还能认出文明的标志——建筑、汽车——但这些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没有过去，只是此刻身居于此。时光在流逝，我们各行其是，从不产生什么疑问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这种情况令我们感觉不错。我们看上去没有意识，其实不然。这就像齿轮，虽然锈迹斑斑，但是仍在强劲地运转，只不过轮齿被一片片磨掉，其外部运动不明显了而已。我们呻吟、号叫、耸肩、摇头，有时也蹦出几个字。这与以前也没什么不同。

可令我感到悲伤的是，我们的确忘记了我们的名字。于我而言，最为可悲。我怀念我的名字，也为其他人难过，因为我爱他们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。

我们几百个僵尸居住在某个大城市外一个废弃的机场里。我们并不需要保暖或遮风避雨，只是喜欢住在墙壁和屋顶下的感觉；要不然我们此刻可能正游荡在一片尘土飞扬的空地上，这将是一件异常恐怖的事情——我们四周空无一物，没有可以触摸的实体的东西，只有我们和广漠无垠的天空。我想这就是彻底死去的状态吧——绝

对的、无际的空虚。

我想我们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我身上的肉还算健全。但有些老者已经形似骷髅，只是身上还粘连着几片干瘪的肌肉。不管怎样，肌肉还能伸缩，一直处在运动状态。我从没见过我们当中有人老死，也许我们是不死的。对于我们，未来如同过去一样是一片茫然。我似乎也不必操心现状，因为时间并不紧迫仓促。死亡让我变得从容。

M 找到我时我正在乘电动扶梯。它们自动运行，我每天乘坐数次，都成了习惯。机场虽然已经荒废了，但有时电力会突然运转，可能是地下室里的应急电机发出的。灯忽明忽暗，荧屏忽明忽灭，机器突然启动。我很珍惜这样的时刻——当事物获得生命的时刻。我站在攀升的台阶上，就像幽灵在升往天堂。这是儿时甜蜜的梦想，现在只不过是一阵乏味的空笑而已。

在上上下下三十几次后，我升到顶部，M 在等我。他身高近两米，几百斤的肌肉和脂肪搭在骨架上。胡须，秃头，已经腐烂的伤痕累累的脸——我走上楼梯顶时，他可怕的面容映入我的视野。他就是在天堂之门迎接我的天使吗？他腐烂的嘴里淌着黑色的口水。

他远远地指向一个模糊的地方咕哝着：“城市。”

我点点头，随他去了。

我们要去寻找食物。当我们朝着城区慢慢挪动时，我们已经召集了一个猎寻队。即使没人感到饥饿，这样的行动总是很轻易就能招募到成员。我们很少出现思想一致的时候，但当这一思想形成时，我们都遵循它；否则我们只能无所事事，一天到晚呻吟号叫。多少年来，我们也确实处于这种状态。光阴就这样逝去，我们身上的肉

已经渐渐萎缩，而我们仍在这里，等着它腐烂消失。我总是想知道我究竟有多大岁数。

我们猎寻食物的城市离我们很近，这倒给我们提供了便利。我们在第二天中午到达目的地，接着便开始搜寻食物。饥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奇的感觉。我们不是感到肚子饿——我们中有的甚至没有肚子，只是有一种空洞凹陷的感觉遍布全身，就好像细胞在收缩。去年冬天有许多生还者加入了僵尸的行列，我们的猎物变得稀缺，因此我也得以目睹我的同伴们彻底死去。从僵尸到死尸只是一个平淡的过程。他们只是速度变缓，然后就停下了。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彻底死去了。起初，这使我感到不安。但是对此过多的关注反而违反我们的礼节。我号叫了几声，转移了注意力。

我想世界大概已经终结了。当我们漫游穿过城市时，发现城市像我们一样破败不堪：建筑都已经倒塌，生锈的汽车横七竖八，堵塞了街道；大多数玻璃已经粉碎。风从空荡荡的高层建筑吹过，发出凄凉的呜咽声——凄惨如行将就木的动物的呻吟。我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。是疾病？战争？社会灭亡？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们？僵尸已经取代了活人吗？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当世界末日到来时，你是什么，都没有任何差别了。

我们来到一座荒废的公寓楼前，便开始嗅寻活人的气味。我们所要闻的不是汗水或皮肤的香味，而是沸腾的生命能量——就像闪电和薰衣草的离子气味。但我们无法用鼻子闻到。这种气味像芥末酱一样渗入我们的身体内部，触动大脑附近的某个部位。我们在楼里集合，然后就向里面大举进攻了。

我们找到了猎物。他们蜷缩在一个小工作室里，窗户都已经用木板封住。他们穿得比我们还差：身上只裹着几片肮脏的破布，脸已经很久没刮了。我们当中，只有 M 在他的肉身还存在时留着金色小短胡，其他的脸都很干净。我们不必再为刮胡子、理发、剪指甲而费心，这是死亡带来的又一特权——我们不必再和生理机能作斗争。我们狂野的身体终于被驯服了。

我们吞食着活人，尽管动作缓慢笨拙，但内心却很坚定。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弥漫着枪声，弥漫着火药味；鲜血四溢，黑色的血液洒在墙上。我们只顾忘我地吃，即使丢失一只胳膊、一条腿，甚至身体的一半截，我们也都漠视不顾——这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形象问题。但是我们中有的脑部中弹后就倒下了。显然，在我们苍白干枯的躯干里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没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只是死尸。我左右两边的同伴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甩出阵阵湿气。但我们数量很多，占据压倒性优势。我们扑在活人身上，尽情地吞食。

进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我啃掉一个男人的手臂，但是我讨厌这样做。我讨厌听到他惨叫，因为我不喜欢痛苦，也不喜欢伤害别人。但现实世界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。当然，如果我不把他吃完，如果我留下他的大脑，他还会站起来，跟我回机场。这可能会让我感觉好些。我会把他介绍给大家，或许我们还会站在一起号叫一会儿。虽然算不上是“朋友”，但是这样我们会更近一点儿。只是前提是我得限制我自己，我留下充足的……

但我没有也不能那样做。一如既往，我径直取精华部分——它能使我的大脑如同显像管一样豁然开朗。我吃掉了大脑，大约 30 秒之后，就有了记忆。游行、香水、音乐等生活的记忆在我脑中闪现，

然后消失。我站起身，我们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城市。虽然身体仍然灰白阴冷，但感觉好点儿了。确切地讲，我们说不上感觉“好”，也不是“高兴”，当然更不是“有活力”，只是感觉不那么死气沉沉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最佳状态。

我们渐渐远离了城市。我拖在队伍的后面，步伐比别人更沉重。在一个装满雨水的水壶旁，我停下来擦洗脸和身上凝结的血迹。M退了回来，将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。他知道我讨厌这些活动，他也知道我只比大多数同伴要敏感一些。有时他会逗我，将我乱蓬蓬的头发盘成辫子，然后说：“女孩，变成……女孩。”但是当我心情沮丧时，他也会严肃起来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只是看着我。他面部表情单调，但此刻我知道他要说什么。我点点头，我们又继续前行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杀人。我不知道咬破一个人的喉咙有什么成就感。我窃取他的东西以填补我的空白，他消失了，我残留了下来。肯定是上天某个疯子立法者制定了这一简单、无聊、随意的规则。但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，我们必须遵守这一规则。我严格执行了它的规定。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吃，中间停了停，然后又接着吃。

这一切都是如何开始的呢？我们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？是某种奇异的病毒所致？还是伽马射线，古老的诅咒？抑或是一些更荒谬的东西？我们没有讨论过。我们生来如此，无需抱怨，也没有疑问，只是做自己的事情。

我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存在着很深的隔阂，我的感情无法将之穿越。当我发出呐喊时，外部世界听到的是低沉的号叫。

在出站口，一双双饥饿的眼睛，或者说眼洞更为确切，在等候

我们。我们将战利品扔在地上——两个完整的人、几条肥硕的大腿、一些残缺不全的肢体——全部还有余温。这些是我们的残羹剩饭。我的同伴们扑上去，像动物一样在地板上开始了美筵。肉体细胞中残留的生命能量可以维持僵尸不死，但不亲自猎食的僵尸永远得不到满足。这就像出海的人由于吃不到水果和蔬菜，会因为缺乏营养而变得萎靡、虚弱，总是感到饥饿。饥饿是一只孤独的野兽，它不情愿地接受残肉和留有余温的血。但它真正渴望的是亲密感——最终时刻在我们眼神之间流动的冷漠的关联感，就像那黑暗消极的爱。

我向 M 挥挥手，然后离开了群体。我虽已习惯了僵尸发出的无处不在的恶臭，但今天这味道出奇得臭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可以呼吸也可以不呼吸，但我需要一些空气。

我慢慢走出去，来到走廊里，踏上了行李输送带。窗外的景象在我眼前划过。外面空空荡荡，跑道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丛，一片绿意。庞大的白色飞机一动不动停滞在水泥地上，就像一条条搁浅的鲸鱼。啊，白鲸，终于被征服了。

我静静地站在输送带上，看着外部世界在我眼前划过，思想几乎一片空白。这在我活着时可能永远无法做到。我记得曾经的努力和往日的雄心壮志，我记得曾经我总是目标明确。而现在，我只是站在输送带上，任它带我向前。我到了终点，转身又返回去。刚才的世界消失了。死去真的很容易。

我这样重复了几个小时后，突然发现在输送带对面站着一个异性。她耷拉的头摇来摇去，但不像我们，她走路不摇晃，也不号叫——我喜欢她这一点。当我们走近时，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看。曾有一瞬间，我们并排站立，相距仅几尺，接着擦身而过，各自走向大

厅的一头；然后转身看看对方，又回到了输送带旁。当我们再次相互走过时，我朝她笑了笑，她也向我笑了笑。第三次我们彼此经过时，机场停电了。我们停下来，正好站在一条直线上。我呼哧呼哧说了一声“你好”，她耸耸肩，算是回应。

我喜欢她！我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。她也处在腐烂的早期，肤色苍白，两眼深陷，但骨头和器官并没有暴露出来。如同其他僵尸一样，她的虹膜是奇异的浅灰白色。她穿着一件黑裙子和合身的白色上衣。我猜她生前可能是个接待员。

她胸前别着一个银色的名牌。

她有名字。

我使劲盯着名牌看，向前倾，脸离她的胸只有几寸，但这于事无补。名牌上的字母在我的眼里旋转倒置，无法稳定下来。像往常一样，我看不懂这些字母，对我来说，它们只是一行没有意义的文字。

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M 所谓的经典讽刺：名牌和报纸上写着我们的问题的答案，它们就在我们的周围，但我们却不会阅读。

我指着名牌，看着她的眼睛问：“你的……名字？”

她只是茫然地看着我。

我指着自己，发出了我名字的残余部分：“Rrr。”然后我再次指向她。

她垂下眼睛看着地面，摇了摇头。她也不记得了。她甚至不记得一个音节，还不如我和 M。她彻底没有身份。但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？我牵住她的手离开了输送带，我们的胳膊伸到了护栏外面。

我们相爱了，要不然能是什么情况呢。

我还记得爱情的味道，它会涉及诸多复杂的感情和生理因素。

我们要经历重重关卡，建立多重联系，经过起起落落，还有许多痛苦和路转峰回。爱情是艰难的旅程，是痛苦的折磨。但那是活人的爱情。僵尸的爱情要简单容易得多，也没有那么轰轰烈烈。

我的女友不大爱说话。我们穿过一条回声飘荡的走廊，在经过窗口或墙壁时，会有僵尸盯着我们看。我努力想找个话题，但想不出来；即使我能想出来，也可能说不出来。这是我最大的障碍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曾是个雄辩家。我可以借助精密的言语棚架，攀上最高的教堂的房顶，在上面涂画我的思想。但当我一开口，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。迄今为止，我的个人纪录只是发出四个重复音。我可能是机场里最健谈的僵尸了。

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说话。令人窒息的沉默弥漫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就像监狱里的树脂隔离玻璃一样，让我们彼此孤立。对我们而言，说介词很痛苦，写文章很艰难，用形容词又远不可及。这种沉默是因为身体残疾，还是只是死去的一个特征？或者我们只是无话可说？

我努力与女友进行会话，试着发出了几个笨拙的句子，问了几个肤浅的问题，试图引起她的哪怕一丝反应。但她只是怪异地看着我。

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个小时，然后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带我向一个地方走去。我们踉踉跄跄地爬下自动扶梯（已经停了），来到了停机坪。我疲惫地叹了口气。

她要带我去教堂。

僵尸们在跑道上建了一座教堂。很久以前，有人用楼梯卡车围成一个圈，形成了一个类似剧场的地方。我们在此聚集，站在一起，举起手臂，号叫。古老的干尸站在场地中央，挥动着瘦骨嶙峋的肢体。